

三爷和他的山

牟民

村里人都叫他三爷。他的两个哥哥早逝,他爹妈悲伤过度,本不希望再生养,不想连续又生了四个兄弟,如果都活下来,堪比杨家八虎。他被爹妈称为老三,因其辈分大,同族人大都叫他三爷、三太爷,街坊邻居也跟着叫他三爷。

三爷早年生天花,脸上留下了不多的麻点,远看似雀斑,近看是一些坑坑洼洼的点儿,遮了他方脸的俊朗。在村中,他脸上的那些点儿“不足”不算个事儿,因家里窘困,穷得屋笆见天,几个男子汉挤在一幢比瓮牖绳枢好不到哪儿去的泥房子里,夏漏雨、冬透风,墙根老鼠自由“联络”。在穷的根基上,几个麻点便成了姑娘推辞的最好理由,没姑娘愿意跟他受穷。在四个弟弟成家后,他成了标准的光棍。

三爷除了脸上不干净,人收拾得利利索索,穿衣戴帽整整齐齐,没有农村光棍汉的邋遢样子。三爷做得一手好饭食,蒸、炸、烹、调、炒、擀、包、煮样样拿得起,驻村干部都喜欢吃住三爷家里。当初,驻村两年的县团委书记小马,吃惯了三爷的窝窝头和碱面,升了县委书记,逢年过节总要来乡下,吃一顿三爷做的碱面。

三爷高大,虎背熊腰,两条长腿走路如飞,没有声息。他有两只如鹰般凝满了精气神的眼睛,不多的麻点发着光,聚焦了满脸的严肃。除了庄稼活儿,他还会打家具,打马鞭子,人称霸王鞭。三爷住村东,闲了甩鞭子,甩得“啪啪”响,腊条鞭杆,牛筋鞭梢,甩起来带风,尖利啸叫,空中一个旋儿,啪啪灌进村人耳朵里。过年他从不买鞭炮,到放鞭的点儿,他就在院子里甩鞭子,响满幢。每年正月,耍秧歌时,秧歌还没开场,照例三爷会登台,找一年轻人,头顶一炷香,远远站着,三爷膀子一晃,身子一倾,右手一挥,鞭子如一条长蛇吐出引信子,将年轻人头顶上的香拦腰折断。在村人的喝彩声里,三爷兴趣来了,光膀子,露出浑身肌肉,甩起鞭子,震得孩子们捂住耳朵,看得大人们张大嘴,连声啊啊。鞭子响过,满堂掌声,有人嚷道:这光棍,不该没老婆。然后锣鼓敲响,为三爷点赞,引秧歌登场。三爷的鞭子响出了村子,有许多青年人跟他学艺。

我们村南,有一座海拔三百米的小山,除了零零碎碎一些瘦弱的松树,便是稀稀拉拉的山草。站在村边,看见满山青黑色的石头,仿佛生了疤的头顶。夏天逢上大雨,山里的泥土噗噗地往村边流,竟慢慢把村前的大河吞个半死。村干部对三爷说:“你去干老年林业队长吧,牵头,组织老年人把山给绿化了。”三爷点头称是,腰一挺说,十年后,我给咱村弄一个花果山。

为跟树木亲近,他卷起铺盖,拿起锹镢,奔往南山。除了绿化,三爷手握鞭子,满山转悠,看见偷瓜摘枣的,砍树毁林的,三爷老远把鞭子打过去,离你手半寸,惊吓你个半昏。植树的第五年,三爷肩挑车推,堆起石头泥块,在南山坡用泥垒砌三间草屋,安营扎寨了。

十二个老人,从北面山坡下先栽柳

树,再栽白杨,然后松树;山南是苹果树、梨树、桃树、大樱桃。从山下河里取水,肩挑手提,一棵棵树呵护,在他的精心浇灌护理下,一天一个样。南山绿树掩映,花开花落,燕子北来南往。村前的河水哗哗流淌,鱼儿蹦跳,调皮的山兔来河边窜动。山丰满了,村庄亮丽了,栽树的老人们腰弓了,有的走了,永远留在山里,陪伴着渐渐长大的树。三爷当然也老了,他腰背同样弓了,脸上的麻点松弛。只要鞭子在握,三爷腰杆一挺,眼睛炯炯发光,手臂来回一甩,青春精神马上回到身上。

责任制后,三爷承包南山。村人没有跟三爷竞争的,都感觉青山理应交给三爷,交给三爷就放心。

那年深秋,三个外地人来到南山,拿着一个仪器四处测量。几天后,村干部来到南山,坐在三爷小屋的炕上说:三爷,你岁数大了,回村吧。村里养你,村里那四间大瓦房归你,每月村里给你一千元养老金。

三爷弓腰,摸摸胸前的肌肉说,咱爷们还行,我要守着这山。村干部变了脸色说,三爷,这山里有小量的黄金,国家没打算开采,交给咱村了。咱们研究把山承包出去,一年五十万元,够咱村老少爷们发福利的。

三爷瞪大眼睛发问,这山可是咱村的魂呀,惊不得,动不得哩!再说,我有承包合同。

第二天,就有六个人开着铲车,来到南山坡,刚把设备抬下来,三爷手握鞭子,飞一般冲过来,朝着其中一个人挥起鞭子,只听啪啪啪三声,那人手里的铁锨掉在了地上,接着,另一个人手里的绳子也掉落了。等他们回过神,手里空空的,呆愣愣站着,望着弓腰驼背的三爷。

几天后,三爷在城里的侄子,早晨拿着烧鸡和一瓶茅台,来到山间小屋里,跟三爷喝起来。三爷那天高兴,多喝几杯,没等吃饭,身子歪在东炕头,迷糊了过去。

等三爷醒过来,躺在村办公室东面亮堂的大瓦房里,炕上崭新的被褥,北墙根下,一溜沙发,东面贴墙大衣橱小衣柜,地面铺着锃亮、能照出人脸来的瓷砖。三爷想,俺这可住上了天堂?透过窗玻璃,外面阳光灿烂,天已下半晌。三爷摸摸身边,那杆鞭子还在。他手握鞭子,急忙下炕,朝南山而去。

一路上,他把鞭子甩得啪啪啪响。等来到他的山中小屋,那房子已经被夷为平地。三台挖掘机分布在山的东北西三面,轰隆隆响着,碰树挖树,逢石碎石。三爷眼前火花飞溅,他大叫一声,仰倒在泥土里。醒过来,他拿着承包合同,去了县政府。

第二天上午,村东路口,忽然来了十几辆执法车,三辆轿车。轿车里下来一位干部模样的人,他拉开车门,搀扶着高大的三爷下车。原来是县委书记来了!他指着村干部说:“你们违规开采的小金矿马上关停,把毁掉的树木按照原数,买树苗栽上,接受处罚!我就在你们村住下,监督落实。”

咦,三爷怎么搬动了县委书记?村干部忘了,县委书记曾在村里蹲过点,就住三爷家里,爱吃三爷的手擀面。

我的 Tony 老师

尹爱群

从小到大,我一直羡慕那些长发飘飘且乌黑顺滑的仙女姐姐,而我的头发却细软、发黄、毛糙,还带着微微的自来卷,实在难以打理。无数次尝试留长发后,我终于妥协了,决定与自己的头发和解,接受短发更适合我的事实,于是,每隔两三个月,我便会光顾一次理发店。

我的 Tony 老师(Tony 是一个源自网络的流行语,主要用于调侃那些技艺高超但个性独特的理发师)是一位 90 后姑娘,名叫阿慧。我们的交情已有十二年之久。十二年前,她还是刚刚独立操作的初级发型师,如今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创意总监理发师。这段缘分,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。

那时,我正为自己的头发烦恼不已,频繁更换理发师,却始终找不到最适合我的那一位。直到有一天,我在理发时不经意间转头,看见阿慧正在为一位女士剪发,那一瞬间,我仿佛看到了希望——她的手法娴熟,眼神专注,仿佛每一剪刀都带着对美的独特理解。我当即决定,以后就找她剪发。

这一剪便是十二年。这十二年来,我从未烫染过头发,只是单纯地请阿慧修剪。对于理发师来说,这样的客户显然不是最理想的,但阿慧从未因此对我另眼相待。她总是认真地对待每一次剪发,仿佛每一次都是她的创作。我美商不高,对发型没有太多研究,只会简单地说“夏天短一点,冬天长一点”。每次去剪发,我都会信任地对她说:“你看着剪吧。”而她总能让我笑着走出理发店。

阿慧对自己的剪发工具极为珍视,甚至有些执着、严苛。她从不轻易让别人借用她的工具,说这些工具是她的“兵器”,她与它们之间有一种无言的默契。如果同事需要,她宁愿买一套新的送给他们。这种对工作的专注与热爱,让我不禁感叹:小小年纪,竟能如此用心对待自己的职业,实属难得。

我曾夸她有美发天赋,但她却谦虚地否认了。阿慧告诉我,她并不聪明,甚至有些“笨”。她出生在海阳市的一个普通农家,从小学习成绩并不理想。初中毕业后,她考入了烟台第二职业中学,学习旅游和酒店管理。为了减轻家庭负担,她在校期间勤工俭学,到学校旁边的理发店当学

徒,毕业后,她决定专攻美发,开始了自己的职业之路。

她说,自己学东西很慢,考试总是勉强过关,甚至常常是最后一名。但正是这种“慢”,让她学得更扎实。她告诉我,她的“笨”是我想象不到的,但正是这种“笨”,让她在美发这条路上走得格外稳健。

阿慧的努力不仅体现在技术上,她还热爱读书和思考。她告诉我,她读书的速度很慢,常常为此苦恼。我笑着安慰她:“读过即是拥有,读得慢也不打紧,有收获就好。”其实,她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——我不仅读书慢,还常常囫圇吞枣,不求甚解。安慰她的同时,我也在劝解自己:只要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一点,就足够了。

阿慧的坚强与自立让我由衷敬佩。她八岁时,母亲因心脏病去世,小小年纪便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打击。然而,她并没有被命运击倒,反而更加努力地生活。她告诉我,她这么拼命工作,是因为一无所有,父母帮不上忙,想要的都得靠自己争取。但在我看来,阿慧并非一无所有。她的父母用十几年的时间,给了她正直、吃苦耐劳的品质,以及爱读书、爱思考的习惯。正是这些品质,让她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,拥有了自己的事业。

阿慧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努力,更因为她对美的独特理解和对工作的极致专注。她的客户不仅来自烟台本地,还有人特意从济南、青岛等地赶来,只为让她剪发。这些爱美的女士们称她为“白月光”,认为她是超懂女生的理发师。每当听到这些赞美,我都觉得自己无比幸运——不必千里迢迢,就能享受到阿慧的“护发”服务。

如今的阿慧,靠着自己的双手,剪出了一套烟台市区的房子和一辆小汽车。她用自己的努力,为自己挣得了一份产业。她说,她这么努力是因为一无所有,但在我看来,她的成功恰恰证明了她拥有最宝贵的财富——坚韧、勤奋和对美的执着追求。

阿慧的故事让我明白,成功并不一定源于天赋,而是源于对梦想的坚持和对生活的热爱。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:只要努力,任何人都有可能超越自己的阶层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阿慧,我的 Tony 老师,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理发师,更是一位让我由衷敬佩的逐梦人!